



那日自天柱山东关归来,梦里依然不时在缆车上凌空而起驾雾前行,不时在玻璃栈道上行走,又不时在天梯上攀爬……惊喜与惊悚并存,以至次日竟有些魂不守舍的样子,总恋想着还要再去的。

我家世居于天柱山下的一座小镇,本是看着天柱山听着七仙女故事长大的,可却未曾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,路近人远,说来实为憾事。

天柱山东关素以险峻著称,但也因险而被封闭了二十来年。“登天柱,得天助”,3月27日是天柱山东关自闭关后迎来首次开放的日子。朋友相邀,我欣然前往。

到达龙潭河索道,未及登上缆

仲春的一个寂静夜晚,我独坐电脑前,当天柱山东关的图片在屏幕上缓缓铺展,往昔的岁月被启封开来,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与他共度的时光。

1997年,我二十岁,正值美好年华。从浙江打工回到潜山,一天,我和堂姐骑车前往三祖寺游玩。返程途中,我骑车不慎摔倒,腿擦破了皮,血流不止,自行车链条也“咔嚓”一声掉下来。就在我窘迫无助时,一个少年出现了。他操着一口在潜山并不常见的普通话,长相英俊,自我介绍说是湖北人,正在潜山跟着师傅学做粉丝。他热心地帮我修好链条,又细心地帮我包扎伤口。就这样,命运的红线将我们牵系在一起。

那时没有手机,交流不便,可缘分一旦开启,便很难斩断。他师傅每个星期给他半天假,我们约定,每周他放假的这半天,一起去探寻潜山的角角落落。大半年的时间,潜山的每一寸土地上,几乎都印下了我们青春的足迹。他带我看天柱后山龙潭万涧的杜鹃花,我教他认过我们家乡特有、可做粑粑的水荪,后来,如有一天未见,我们都会坐卧不宁。

那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,他突然接到家中电话,被要求前往深圳。他堂叔在深圳生意做得风生水起,有意带他去更为广阔的天地发展。

离别前夕,我们相约前往天柱山东关的鹊桥。鹊桥静卧于天柱山东关的花岗岩峰林之中,相传是牛郎织女每年七夕相会之地。听闻东关地势险要,徒步攀登需耗费五六个小时,对人的体力与毅力皆是极大的考验,这好比我们的交往,注定要历经时间与现实的重重磨砺。

那天天空雾蒙蒙的,我们早起出发,虽无雨,山间的雾气却给这次行程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浪漫。我们在行进中忘却了即将分别的忧愁,凭借着父亲多次对东关的描述,我小心翼翼地辨认着路径,竟没有走错一步。当我们抵达鹊桥时,正值正午时分。一路上悬崖峭壁林立,我们相互扶持、彼此鼓励,终于抵达了这个承载

云雾东关行

王德高

车,心里已然忐忑起来,面上却故作从容踏入缆车,厢门关闭后,开启了索道之旅,悬在半空,手心捏出了汗,毕竟是第一次坐缆车。回看游客中心,广场上的人愈来愈小,逐渐变成了一个黑点,朝下瞥了一眼,龙潭河像条玉条,镶嵌山谷里。我们飞越在万亩竹海的上空,回程的缆车不时在我们右侧滑翔而过。

因为昨夜下了雨,随着缆车前行,山上的雾气逐渐浓起来,云雾中的山川顿时让我有了腾云驾雾的感觉,《云宫迅音》的曲子跃然脑海,身心居然镇定下来,拿出手机拍摄所见之景。缆车在加速爬升,雾气也有了浓烈之感,前面同行和回程的缆车在浓雾中,形成一副动态的山水画,极为壮观。

缆车依然在爬升,感觉我们被重重浓雾包围住,耳朵里有了一种空灵的嗡嗡声,莫名飘然起来,可能是高

空的反应吧,轿厢里顿时沉寂下来。“快看右边”,我不自觉的声音打破了轿厢的寂静,众人齐刷刷看向右边,浓雾中已然升腾起一座山峰,峰顶松树的造型奇特,在云雾中时隐时现,缥缈如人蓬莱仙境,乘着“小伙伴们都惊呆了”的时机,无意中竟捕捉到一张精彩剧照——孙可潘艺两位“表情帝”的形象。

在一阵惊呼中,缆车快速升至最高处,轿厢外云奔雾涌。又在一阵欢呼中,十几分钟的缆车旅程终于到站了,豁然感觉似乎是从太空下到了地球,释然亦回味悠然。

不及多想,便到了步步惊心的玻璃栈道,可云雾遮蔽了栈道的惊险,似乎没啥意思了,不过这样也好,没人觉得害怕了,潇洒的信步于栈道之上。或许是为相会的董永和七仙女免受世俗的打扰,或者是让她们久别的重逢更浪漫些,云雾

悄悄朦胧了鹊桥。

跨上层层台阶,直达大天门,左覆盆峰,右天狮峰,过了大天门就是阳关三叠,能见度不过十米,云雾仿佛遮住了一切,可挡不住回音台的声音,不知哪位俏皮的少妇喊着:“你过来呀!你过来打我呀……”一时阵阵呐喊和欢笑声在回音台上萦绕,驱散了所有的疲惫。

至东关口稍事歇息后,直奔画眉岭便到了炼丹湖,葛洪背着斗笠的塑像静静伫立在湖边,微风拂过,湖面泛起层层涟漪,远处山峦连绵起伏,云雾缭绕其间,为炼丹湖增添了几分神秘而迷人的气息。

至振衣岗,乘大龙窝索道返程,同行的伙伴们都沉默着,我想除了登山的疲惫外或许还带着些许遗憾吧,毕竟东关以险著称而此行却无险可探。“今天不尽兴,改天我们再来。”登上大巴车,前排女士对她闺蜜说,“对,改天我们再约!”众人纷纷响应。

“须晴日,东关,你等我!”我在心里默默说道。

正是:龙潭索道上云巅,胜景东关水墨天。雾锁山峦余憾事,他时再赏险峰边。

鹊桥一别,情愫半生

程文文



东关鹊桥 王立新 摄

着我们美好期许的地方。

我们紧紧相拥,眼前是极其陡峭的石坡,头顶是广阔无垠的天空,远方是苍茫辽远的沟壑,那一刻,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感受涌上心头,我们对山川天地许下“此生不渝”的誓言,让天柱山见证,让鹊桥为证。

谁知鹊桥一别,他却如天柱山的云雾一样渐渐飘远。此后,我在潜山嫁人生子,过上了平凡安稳的日子,而他在深圳,音信渐无。

2025年春节,我的微信收到一个好友添加申请,当看到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头像与名字时,我一时有些恍惚,竟是那个我几乎快要忘却的、二十多年前的少年。我思量再三,最终通过了好友请求。时过境迁,我们只是简单问候了几句。

不久,潜山的一位企业老总邀我共进晚餐。当我踏入餐厅的那一刻,站起来迎接我的人,除了那位老总,

竟然还有他。

二十多年的时光洗礼,他早已褪去当年的青涩,举手投足间,尽显事业有成的自信与从容。

饭桌上只有我们三人,他讲述了过去深圳后的经历。他说每周都会给我写信,可从未收到我的回信。后来我询问母亲得知,母亲将那些盖着深圳邮戳的信件都给了父亲,父亲悄悄都烧了,父亲不想我远嫁。

即便未曾收到我的回信,他依然坚持写信,一封又一封。后来,他堂叔生意失败,生活陷入困境,他担忧会耽误我的前程,无奈之下才停止了写信。等他找到工作、生活稳定后,他瞒着所有人偷偷回到潜山。听到我已结婚的消息时,他失魂落魄地跑到天柱山脚下的三祖寺,向主持倾诉,一心想出家寻求解脱。他在三祖寺待了许多天,主持说他是大造化之人,应该再回深圳。在主持的耐

心劝说下,他回到深圳,打拼经年,创办了自己的公司,后结婚生子。

听他说完,我甚至有些庆幸,倘若当年他困于潜山,守着那份做粉丝的营生,定会在琐碎日常里消磨掉所有的壮志与锋芒。现在多好啊,我们各自走过万水千山,都在时光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坐标。

天柱山东关3月27日盛大开业,我们相约在这个美好的时节,再攀东关,重访鹊桥。

当我再次站在天柱山后山的脚下,抬眼望去,那熟悉又陌生的山峦,在春日的暖阳下显得格外明亮与温柔。我们一同走向龙潭河索道站,坐上缆车的那一刻,我的心也随之缓缓升起。透过缆车的窗户,云雾翻涌,云雾的间隙中,山间景色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,漫山遍野的翠绿中点缀着星星点点的山花,那是岁月沉淀后的蓬勃生机。

抵达金顶后,沿着新修的宽阔石阶拾级而上,微风轻拂,飘来阵阵花草的清香。路上,他告诉我,现在吃粉丝总会想起当年的作坊;我说每次看到骑自行车的年轻人,会不由自主多看两眼。曾经那些青涩的情愫,在时光的磨砺下,已化作一种淡然的默契。

终于,鹊桥映入眼帘。与记忆中不同的是,如今的鹊桥周围,繁花似锦,红的,白的,黄的,每一朵花都在尽情地绽放着,似乎在诉说着生命的热烈与美好;松鼠在枝头欢快地跳跃;野猫在林间穿梭;鸟儿在枝头婉转啼鸣。

站在鹊桥下,我闭上双眼,深吸一口气,感受着这春日的美好与宁静。曾经的山盟海誓、痛苦与挣扎、遗憾与释怀,都在这一刻涌上心头。抬眼望向远方,山川依旧,而我们都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。

世间缘分,聚散有时,曾经的刻骨铭心,在岁月长河中终化作一抹淡淡的回忆。但那些在天柱山畔度过的时光,那些年少时的心动与誓言,会永远留在心底,成为生命中一段珍贵的过往。